

萦绕在记忆中的丝竹声

——追寻闽剧的棠溪印记

□ 沈荣喜

春入棠溪山如画，武陵源里花盛开。为了追寻闽剧在棠溪的印记，我又一次踏进这个古老的村落。

“我们棠溪与戏的结缘啊，最早是在1948年，阳头‘红乾班’的伏增师傅来到棠溪，在他的组织下成立了‘棠溪京班’，那是棠溪闽剧团的前身。我们棠溪京班，最特别的是它的唱腔，不仅有京腔，还融合了屏南四平戏、寿宁北路戏、福安平讲戏等诸路戏腔，福安人都管这种腔调子叫‘啰嗦调’的。”坐在我面前的是原棠溪闽剧团团长陈作铃，说着他点燃了一支香烟，斜靠在窗前，沉入了回忆里。

后来，“棠溪京班”被叫停，改称“棠溪俱乐部”，样板戏成了新宠，剧场内外响彻的便是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这样的主旋律。

1978年，棠溪闽剧团一恢复，便邀请福安闽剧团的李福生导演来村里授戏，这消息像一缕春风吹进了山村，不仅唤醒了老戏迷们的回忆，也激起了后生们心里的热情。那年头，乡村生活物资贫乏，戏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娱乐方式，前来报名的多是兄弟，或是姊妹，在台上你称我官人，我唤你娘子，唱腔迭起，衣袖翻飞，不尽缱绻缠绵。几个月磨合下来，剧团排定了《合欢楼》《四幅锦裙会》《铡美案》《蝴蝶杯》等六出戏，这其中又以《棋盘山》最为好看。

“那个时候，跟着剧团走，有吃没工资，连睡觉的被褥都要自己带，但抱着学艺的念头，许多人家还是把孩子送来学戏。临外出演戏，他们的父母还要悄悄藏几块钱在老演员手里，乡里乡亲的，他们当然放心，就是怕路上孩子万一有个头疼脑热啥的，可以救个急。”说起那时候村民们对戏的感情，如今上了年纪的老陈颇有感慨。

登台亮相之后，新一批演员迅速成长起来，这其中像老生郑宝铃、青衣吴月英、小生陈秋云等人日后还成为剧团的台柱子。那时，还是泥腿子的陈作铃，从田

间地头被吸引到剧团里，在《棋盘山》戏中，他扮演朝官，后来又在《斩驸马》戏中扮演了包公，由此走上了前台。

来剧团的第二年，陈作铃当上了团长。那时资金不足，团里只有六担戏担，演戏既为了还债，也想进一步添置行头，助力剧团发展壮大。演戏日子有讲究，须是冬收以后，谷物入仓，从农历十一月到正月间，是戏的旺季。

每个剧团都有戏头，大多由团长担任，负责“走戏路”，其作用类似于现在的联络员。棠溪闽剧团刚成立，名气不响，除了上门联系，还要“自打广告”，最简单就是找个村子，或在祠堂老厝，或于田坪地头，热热闹闹演上几天戏。这戏一出比一出精彩，口碑出了，来看戏的越来越多。戏一开场，四邻八村的人闻声而来，有的扔了地里的活，就为了赶回来看看，一见了面就笑着说：“嗨，你不知道，在山上听见那锣鼓声响，待都待不住，哪还有心思干活，就想着飞回来看看呢。”戏路一开，那些识货的主儿渐渐寻上门来，谈下戏约，是为“打戏”。

戏一排好，第一站自然是棠溪，让父老乡亲们先一饱眼福，也算是对剧团出班的检验，接下来从泰逢到横山到甲峰到上坪洋再到西坑，最后从柘头返回。那时，没有公路没有车，有的是山间小道，小溪流水，挑戏担的走在前面，戏演员就紧跟在后边，一路翻山越岭，蹚水过河。剧团到了村，就是村子的戏节，三天三夜戏，除了白天，晚晚都有夜宵，张家三个，李家五人，村中早已派下。他们说，唱戏的演员吃饱了，有精气神了，一颦一笑，这戏才会好看，打的戏才值！

别看演员台上出将入相，风光无限，下了台，只有他们知道演戏人的艰辛。那时候，有戏上演是好事，有吃有喝有地方睡，可戏演完又一时找不到下家，这种青黄不接的日子就有些难过了。这时候，剧团多半会寻到附近村庄，恳请村里行个方便，打开祠堂借宿一宿。在戏行里，这叫

“爬门头”。有一次，棠溪闽剧团在宁德八都“爬门头”，那个村子种茉莉，村人怕茉莉受冻，就绑了稻草披在上面防寒。晚上天冷，又没床，无奈之下，大家只能趁夜悄悄将村人披在茉莉上的稻草提走，铺在戏台上，对付一晚，等天一蒙蒙亮，就赶紧把稻草再送回去。

比起受寒挨冻之苦，还要面对演戏中不期而遇的突发状况，这对剧团也是不小的考验。乡村人的观念，凡事头要圆，尾要圆，圆满是他们的追求。这就要求剧团不能只是照单而演，得学会看人点戏。一次，在上白石佳浆村，晚上演《陈世美》，剧中陈世美抛妻弃子，进京赶考，三年没有音讯，正赶上饥荒，陈世美的父母饿死，其妻秦香莲带着两个孩子去京城寻夫。平步青云的陈世美得知消息，派了将军来杀人灭口……戏正演到高潮，台下看戏的村民不干了，吵嚷着说是对他们陈姓族人的诽谤。戏演不下去了，作为团长的陈作铃赶紧站出来和村里协商，向村民们赔不是，最后以加演一天平息众怒，方才收了场。

无独有偶，还有一回在薛家垅村，正演到最后一场戏，戏中丈夫高中状元，衣锦还乡，妻子好不容易守得云开见月明，迎来了团圆。这本来是美好结局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演妻子的一时找不到拜堂成亲的红衣裳，就一身青衣装扮上了场。这下触到了村人的忌讳，剧团只好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再演了一遍。

“这一路戏演下来，说苦，那是真的苦——”老陈顿了顿，眼睛里忽然一亮，“但也有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有时候让人想都想不通，比方说我这一趟出戏回来，又累又乏，想想还没有工资，心里真不得劲儿，甚至当着别人的面下了诅咒，下次甭管谁叫，我都不去了，但随着开戏的日子一天天临近，心中越发不安了起来，等到农历八月二十三拜过戏神，听见那锣鼓丝竹奏响，心里头自然地就热将起来，之前说的话早忘得一干二净，包起被子搭在肩

上，又开始起程了。”

都说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这话不假，走过了风雨也必然会迎来灿烂的阳光。

1983年，宁德地区要选拔一个剧团去福州参加闽剧比赛，经过一番角逐，棠溪闽剧团凭借实力，以加演《秦香莲闯宫》和演出剧目《双定牌》从各县市剧团中脱颖而出，代表宁德出征省赛，最后斩获了“最佳演出奖”和“最佳剧本奖”。消息传回，家乡轰动，棠溪闽剧团受邀在潭头镇区演出，一时观者如潮，景象蔚为壮观。

随着戏路的开拓，名声的远播，棠溪闽剧团走出了山沟，走进了外县市广阔的天地。不管走到哪里，棠溪戏人永远不忘演戏做人的根本。那一次，霞浦洪下村来打戏，棠溪闽剧团前去赴约，这时另一路福安的闽剧团正在洪下村附近结束了戏，没找到下家，想到洪下村“爬门头”。村里的福首们一看是福安的剧团，以为是棠溪闽剧团来了，就打开祠堂大门，让他们把戏担挑进去。就这前后脚工夫，棠溪闽剧团也到了洪下村，看到前家闽剧团已经把戏担挑进去，想着都是同行，谁不会遇到点难处，就让他们演。才刚走到村子前门口，后头就听到了风凉话，这下团里的小伙子们不干了，大家回转身来把戏担往祠堂里挑，说什么也要在洪下村演上一出戏！村人一听晚上两个剧团要在这里“赛台”斗戏，都传开了。先来的闽剧团演的是《程咬金过百岁》，棠溪闽剧团演的是《棋盘山》。两出戏斗下来，越到后面，高潮迭起，喝彩连连，已是夜里十二点多，台下依然人声喧阗，不肯散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先前来“爬门头”的闽剧团自觉技不如人，悄悄挑走戏担，离开了村子。

武陵溪畔，流水潺潺，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谢，转眼到了1985年，福安闽剧团向外招生，为了谋生，也为了有更好的发展，原棠溪闽剧团的部分台柱子就去了城里，为了填补空缺，剧团聘请来一些外地演员，但由于工资偏高，再加上与本地演员配合不够默契，这种状况到了1989年终于维持不下去，于是剧团再次解散了。

曾经一度辉煌的闽剧，就此成为一代棠溪人内心深处永恒的印记，那记忆中的丝竹之声，音韵袅袅，悠悠扬扬，萦回在时光的古巷里、旧祠中，走过去，那檐前屋角，石壁断墙之上，隐隐还有人在轻轻哼唱……

罗江街道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

本报讯（林平）2月24日，罗江街道在北山村举办首届“弘扬福水文化·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”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，畲汉群众欢聚一堂，听畲歌、看表演，通过文化交流搭建民族交融的连心桥。

活动节目精彩纷呈，舞蹈《最美畲乡情》《畲歌飞出葡萄沟》展示了新时代我市畲族乡村的发展新貌和畲族同胞的幸福生活，《打枪担》节奏明快、热情奔放，重现了旧时畲民上山砍柴劳作、且歌且舞的欢快场景；歌曲《凤凰与山客》《谁歌多》通过畲族男女张口即歌、会友传情，原汁原味展现了畲族传统斗歌习俗的魅力，《党的恩情唱不完》《中国梦 畲家情》抒发了畲家儿女心怀党恩、爱国爱乡的质朴情感；别具特色的闽东畲族婚俗非遗项目展示，更是将活动欢乐氛围推向高潮。

近年来，罗江街道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，持续推动少数民族村发展。北山村进一步把握政策契机，不断优化村居环境，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蔬菜种植、酿酒白粬等产业，形成“一村一品一特色”优势。同时，通过举办畲族风情和民俗信仰文化展示活动，促进民族团结，打造北山畲村亮丽名片。



2月21日晚，在阳头人民广场“全家福安·艺起唱”音乐活动点，“周末戏相逢”福建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公益性演出活动准点上演。福安市平讲戏艺术传承中心30多名演职人员为观众献上《三奇缘》平讲戏剧目，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看戏。

当晚公演的平讲戏《三奇缘》剧情丰富，演员们倾情演绎，特别是“讲白”中巧妙融入幽默风趣的福安俚语、时代特征的流行词汇、惟妙惟肖的面部表情，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笑声和掌声。据悉，“福安平讲戏”作为闽剧的前身之一，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，2014年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由于唱词和对白都用方言，平白如讲话，通俗易懂，深受闽东北一带广大群众的喜爱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。

吴景华 摄

周末广场 好戏开锣

